

是有幫助的。

現代粵語「刺」字入聲一讀在語音中不大流行，一般只剩下「行刺」之「刺」仍讀入聲（tsik⁸，或有讀 sik⁸者誤），表示一定的目標，與古義合。至於「刺客」之「刺」這個語素並沒有辨認目標的必要，所以通讀去聲。

「什麼」

=

「甚麼」

「什」≠「甚」

張雙慶

「什麼」或「甚麼」是常用的疑問代詞，這個詞的兩種寫法，在香港引起了下面兩個問題。

第一，香港人一般以「什麼」為俗寫，「甚麼」才是正字，大概是「甚」字筆畫多，「什」字筆畫少，以「什」代「甚」，國內便通行「什麼」而少用

「甚麼」。這其實是一個誤會。「什」、「甚」均見於《說文》，意義完全不同，兩個字的讀音一為入聲，一為上聲或去聲，韻部也不同，但聲母同屬禪母，有雙聲的關係。「什麼」是一個口語詞，曾用過「什末」（見《漢語大詞典》）、「什麼」和「甚麼」去記這個詞的讀音。「什麼」一詞見於五代王定保《唐摭言·六·公薦》：「韓始見題而掩卷問之曰：『且以拍板為什麼？』」「什麼」在這裏是一個疑問代詞。至於「甚」字原作「厲害、過分」解，至於「什麼、怎麼」這個意義始於宋，如范仲淹《范文正公集尺牘·下·仲議待制》：「昨來謝章，有事觸權貴，力排姦邪之語，此必招怨，濟箇甚事？」至於「甚麼」一詞，則見於宋《景德傳燈錄·十四·圓智禪師》：「師見雲巖不安，乃謂曰：『離此殼漏子，問甚麼處相見？』」王安石《擬寒山拾得二十首》之六云：「若問無眼人，這箇是甚麼？」（上述書證俱出《辭源》）。《壇經·機緣品》的契嵩本（宋至和三年，公元1056年）有一詞話作「汝曾作甚麼來」而宗寶本（元至正廿八年，公元1291年）則作「汝曾作什麼來」。由此可見「什麼」和「甚麼」這兩個詞是通用的，可能「什麼」比「甚麼」還要早，因而也就沒有以「什麼」

代「甚麼」這一種可能。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「什」字的讀音，這個字作十倍、篇什、什錦等意義解時音緝韻禪母，其後北方話入聲消失，故「什」今音 shí。

「什麼」是一個口語詞，唐宋時要用文字去記錄這個詞時，便借用「什」這個字，而 shí 音受「麼」 me 聲母 m 逆同化的影響，因而收鼻音。北方話元代以後收 m 韻尾的字都讀成 n 尾，所以現代出版的字典都為「什」字定下 shén 這個音。至於「甚」字中古雖有上去兩讀，但因全濁上聲變去聲，今只有去聲一讀，但在「甚麼」一詞中，也有陽平 shén 一讀，這明顯是後起的。另外一些字典，如《當代國語大辭典》，在「什」、「甚」這兩個字的「什麼、甚麼」的義項下，都注 shé 音，則是編者不考慮這個雙音詞上下字互相影響的因素，這並無不可，因為在實際發音中，必能把這種讀音關係表達出來，大概不會把「是什麼」誤會是「是蛇嗎」吧！至於廣州話的「什」則是根據「甚」的讀音，在「什麼」一詞中，音〔Sem²²〕，陰陽去。

第二，如上所述，廣州話「什」字的讀音，除了保留〔Sep⁹〕這個個入聲的讀法外，又因為「什麼、甚麼」這個詞的關係，有〔Sem²²〕的讀音。

而進一步，有人因為「什、甚」同音，以為「什」、「甚」的用法完全相同，也就是說「什」字有「很，極」，或「超過、勝過」這個意義，這便錯了。香港學生的作文中，有人寫出「什好（甚好）」、「什至（甚至）」都是上述錯誤引起的，應該特別注意。

專業人「仕」？

張雙慶

中國文字在演化孳乳的過程中，往往以加添聲符或形符的方法，增加表音表意的能力，或者與其他類似的字區別出來。這種加添偏旁的方法如有實際的需要，而且約定俗成，為一般人接受，當然無問題。但如果是不必要的增加偏旁，反而產生了用字的混亂。例如「包」字已有「包子」這一意義，指的是一種食物。有人以「包」字表意不足，再加「食」旁成「飽」字，以代替原有之「包」字，寫成「麪飽」等。即使「飽」比「包」更精確，但這一加卻產生了混亂。因為「飽」原來的意義是「餓、飽」的「飽」，現在要加上一個新意義，而且兩義是不同音的。這樣的增加偏旁，是得不償失的。